

“新小说”与“子涵夜话”：梅子涵近年创作趋向

齐童巍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梅子涵新小说”和“子涵夜话”是梅子涵近年创作的两个重要集合处。“梅子涵新小说”中,叙述自我的力量愈渐强大,对城市生活和自我经验的描述和反省,愈亦走向了心灵深处,抱着“押送”自我的企图,对社会主义经验、城市生活经验进行再叙述。“子涵夜话”也延续了这样的创作思路,并对当下城市生活进行再审视,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人道”情怀和自省意识。

关键词:儿童文学;梅子涵;新小说;梅子涵新小说;子涵夜话;城市生活

中图分类号:I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4)05-0017-03

New Fictions and Zihan Ye Hua: The Recent Trend of the Creation by Mei Zihan

QI Tong-we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Zhejiang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New Fictions and Zihan Ye Hua are two recent columns by Mei Zihan. In New Fictions, with the growing power of self-narration, the description and introspection to the urban life and self-experience are deepened in readers' hearts, and furthermore, the experience of socialism and urban life are re-described with the aim of self-escorting. With the similar creative approach, as the present urban life is scanned again, increasing humanitarian feelings and awareness of introspection from the modern intellectuals are revealed.

Key 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Mei Zihan; new fiction; new fiction by Mei Zihan; Zihan Ye Hua; urban life

2010年第4期的《少年文艺》(上海)上,梅子涵推出了题为“梅子涵新小说”的专栏,发表了在此名目下的第一篇小说《押送》。几年来,他又陆续写下了《吃饭的故事》(2010.05)、《乡下路》(2010.11)、《十三岁的故事》(2011.04)等“新小说”,并从《少年文艺》移师其所主编的摆渡船儿童文学读本。从叙述的语态、神采和文本内部结构来看,梅子涵2007年发表在《儿童时代》上的一束小说《一年级的记忆》(2007.01)、《麻雀》(2007.02)、《侦察鬼》(2007.03)、《妹妹》(2007.04)、《小狮子》(2007.06)、《饭票》(2007.10)、《游泳裤小孩》(2007.12),与“新小说”“子涵夜话”是血脉相通和“共生”的,也可以归拢在“新小说”的名义下探讨。2011年2月,梅子涵另一个专栏“子涵夜话”在《新民晚报》开栏。截至2014年8月,共发表了44篇作品。“新小说”和“子涵夜话”虽体裁不尽相同、手法各异,但却共同体现出梅子涵近年来在创作面貌、心绪和思想上的嬗变。

梅子涵早期的小说《走在路上》《咖啡馆纪事》《老丹行动》《双人茶座》等,被认为是“对意识流和内心独白的创作尝试,使新潮的陌生化的叙事形式

在这些作品中得以顺利实践”^[1]。在2007年之后的这些新作里,“内心独白”的叙事尝试作为梅氏创作风格之一,也得到了体现。在“新小说”和“子涵夜话”里,对日常生活经验的讲述,依然是变化与摇曳的,但是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叙述自我的力量变得愈渐强大。

就像《排长》(2013.08)里说的那样,无论是不是坏事,“小时候不知道承认的事,长大后可以一五一十承认,承认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地承认是很重要的,这说明你是真正的大人。真正的大人不是只会让小孩承认错误,把小孩往坏处想,而是也承认自己小时候的错误,一五一十承认”。这种对年轻时代的深刻“反刍”姿态,是这些文章的共同特征。在这样的价值观念的自我指引下,梅子涵对城市生活 and 自我经验的描述和反省,愈亦走向了心灵深处。

《饭票》里,妈妈没有戳穿“我”半个多月就已吃完一个月的饭票的事实,而是帮我找回了“丢了的饭票”,还不忘嘱咐“中午吃饱,不够就多买一个馒头。你是要长身体的”。对比刚听到“我”开口说饭票丢了的时候,“她吃惊的神色……我的妈妈今年快八十岁了,我很少能想起她吃惊的神色。但是我记得那一次的吃惊”。成人后的“我”才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丢失”给妈妈带来的困境;也更能体会到,

收稿日期:2014-08-08

作者简介:齐童巍(1984—),男,浙江诸暨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儿童文学研究。

妈妈在不动声色间,给孩子带来的安定和尊严:“‘我们去找!’她拉着我的手时有些用力……妈妈没有拉着我走很远。走到大院的门口,就回头了。妈妈拉住我的手,没有甩开。”

对妈妈举动的冷静描摹,其实包含了叙述自我视角的介入,其中所蕴含的极大的情感张力,正是来自于作者自身当下的阅历。在找饭票、回头、找到饭票一系列过程中,可以从近乎沉默的妈妈身上读到丰富的情感波澜,就像梁漱溟所说的传统中国的“向里用力之人生”“一个人生在伦理社会中,其各种伦理关系便由四面八方包围了他,要他负起无尽义务……这许多对人问题,却与对物问题完全两样,它都是使人向里用力,以求解决的”^{[2]194-195}。作者略去了妈妈如何面对“负起无尽义务”,在无力抵抗的时局中,如何在一个晚上的时间中艰难地筹措到饭票的过程,却写了“我”的一个梦。这是更适合儿童文学的表现方式。就像幻想性的儿童文学常常用梦来作为不适宜“做实”的进、出幻境的通道一样,在这里妈妈的借饭票过程,同样是不宜实写的。因为那样的话,可能会荫蔓出短篇尤其是儿童短篇所难以承载的繁复情节。用“我”梦醒之后发现饭票已经放在床头这样的写法,更吻合儿童睡眠的心理和心性,并且从容地导出了下文的情节,让整篇小说更为紧凑、连贯、集中,将情感波澜和余韵扣准在清晨的感动心情中。

“梅子涵新小说”专栏的开篇小说《押送》,则更是直接地指出了内心和文化深处的道德叩问。同学的爸爸也是小学的校长,“被班里的那两个红卫兵头头同学派去押送”回原籍,因为“那两个头头同学说,他是逃亡地主”。作者用“你们”指称负责押送任务的两个红卫兵,在一连串的问号和想象的情景中,追问学生在押送老师的旅程里的人性良知和举动,思索师道尊严颠覆的程度和方式。“他是个校长,他是个父亲,在晃荡、拥挤的车厢里,他坐在你们对面,或是站着,会想些什么?……他看着车窗外的黑夜吗?那是一种多么多么可怜的绝望,就是一点儿一点儿的希望也求助不到,心触不到,手碰不到。”中国传统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更为表示彼此亲切,加重其情与义,则于师恒于‘师父’,而有‘徒子徒孙’之说”^{[2]82}。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师徒关系是父子关系的衍生。老师如同父母,讲究师道尊严。在押送场景中,我们连最基本的师生平等的人格尊严都找不到,看到的不仅是师道的崩塌,更是校长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的丧失。梅子涵所要追问的,就是亲手参与了制造如此颠倒的社会现象的这代人的心灵感受。“我也想听你们说说。说说你们的押送。你们说出来的,肯定比我说的精彩,因为你们在现场。这样也就等于押送了我们自己一次。”

自我的精神“反刍”,走向了历史和群体精神的

深度。这也是与专栏的初衷相一致的。在开栏寄语《梅子涵和你聊》(2010.04)里面,作者谈到“一九六六年,这好像是一个遥远的年代了。可是,它比三国演义那个年代遥远吗?……它那个年代的故事我们也是应该阅读的,应该知道一些,不要非等到很多年很多年以后再来阅读和聆听。因为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我们根本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我会写出来”^[3]。“成长中的有些事情,是应当由自己押送着,去惩罚一下的”(《押送》),梅子涵近年的创作要找寻的正是这种自我“押送”的心灵姿态。

这也正是梅子涵当前创作之所以异于前一阶段的根本性原因。梅子涵对社会主义经验的再叙述,对城市生活经验的再叙述,对当下城市生活的再审视,都是抱着这样的“押送”自我的企图,为儿童文学增添了具有历史理性深度、儿童阅读可能性、儿童文学美感的作品。

二

相对于“十七年”上海题材文学中城市公共性想象的突出和日常生活表现的消失^[4],1990年代“中国文学进入个体时代,一些本地作家开始在文学中挖掘‘上海特性’……在经历了大的国家动荡之后,寻找与自己个体经验有关的老上海历史遗存”^[5]。但张鸿声认为,“……历史如宿命般地不可抗拒,原本以个体形式出现的上海本地中产阶级传统的怀旧书写,又在90年代宏大的旧上海集体想像中成为玩偶……上海城市的多元复杂,又在另一个层面被加以普遍化、中心化地推广,公共的清晰的现代性意义再一次取代了本地意义”^[5]。张鸿声所说的“本地意义”,应该是指不以证明“公共的清晰的现代性意义”为目的的上海经验的开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梅子涵近年新作意义,首先就是因为其对“老上海历史遗存”乃至更广袤土地上、更漫长时光中的人和物的记录,并无离开直接生活经验,在形成文学新意和思考深度的过程中,随时保持了对自我、对他人、对历史、对当下的“动容”关怀,不以证实某种理论、学说为目的。所以,也尽管作品形式上常常会新到让读者思量以后才能真正明白其中的意思。比如《麻雀》等作品,将叙事视角转换、开放式结局,和“童话”的“非生活本身形式的世界”^[6]融合起来,为历史景观增添了“非生活本身”所具有的幻想色彩。但是,其底色却是深植于这片土地的。

在“子涵夜话”里,有这样一些被梅子涵疼惜的普通人,一丝不苟地夹着一小块蹄膀皮蘸一蘸酱油放进嘴里戴贝雷帽的男人,坐在角落里抽烟的头发棕色的外国女人,穿着合身的全毛大衣、围着围巾、从头到脚清清爽爽、没一点拖沓和凌乱清扫工的站在衡山路牌前说话的两个老人,我家门口扫地的女人,饭店路对面修自行车的人,小菜场旁边修皮鞋的阿姨,麻卫96岁的气弱声细地用茶洞话讲着的外

婆。他们是梅子涵眼里的“景观”,他们出现在作者的某个生命瞬间,在他的心里留驻,然后又在另一个写作的时刻被融进了这些文字里。他们与社会是一体的,虽然他们并不处于历史的巅峰。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其实“子涵夜话”某种程度上很像《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与社区运动的民族志》^[7]《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的微观世界 1900—1950》^[8]这样的历史学著作。而这一切,不仅来自于梅子涵大学教授的职业和社会身份,更来自其深层的知识分子精神意识。

《快递》(2011.05.04)里,被晒得很黑、其实大概只有二十出头的快递员和我争吵了,“我像一团烈火似的去追他。我自以为是地要让他必须向我道歉。我心里的怒火就像是脚底的轮子”。但是,当看到他和另一家的女主人吵架后沮丧地回到助动车前时,“我”想起了自己同样这个年纪时在农村当知青,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我”释然了,“用手擦擦他额头上的汗……像一个父亲在抚摸孩子”。用小说里的话说,“这个上午没有被毁掉。我们挽救了”。这样的举动,这句话,虽然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普通的人情关怀,但是却的确带有一点儿彼岸意识的。用爱和理解,挽救了崩裂的争吵,拯救的不仅是一时的心情,还有心灵深处的滞碍。“我需要检讨自己,因为我在对学生讲学业时,不那么和他们讨论‘路上’的智慧,我甚至经常用自己的缺少笑容的性格和方式影响他们,以为这才是为人的尊严和‘高贵’,我是不是误引了他们,还以为自己特别酷。”(《求职》2014.07.27)这让读者看到,在作者“特别酷”的外表下所包裹着的包容、关怀、自省的师者之心。而这话其实也是作者委婉地告诉学生们,不必依样画葫芦地复制老师所有行为方式,也需要兼有一点儿“‘路上’的智慧”,以及变通的勇气和个性。最终,作者将情怀扩大到了对整体社会的面对和回归,这也是所有教育最终的旨归。

用生活直觉面对社会,也促成了对某些历史叙事的“解构”。“不过傍晚那个时候能写些什么呢?……我当然不会写外婆喊我回家洗澡,然后吃饭,然后说,今天这个夏天的傍晚过得多有意义啊!我没有那么傻……我写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在路上走,看见修路工人还在汗流浹背地铺柏油,别人都下班了,回家休息了,可是他们还在为祖国建设作贡献……最后,我走到文化宫前,这时,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

出来了,路灯亮了,文化宫的剧场里传出了动听的音乐声,我想,今晚,这里一定又要演出一场歌颂伟大祖国的精彩节目了。祖国夏天的傍晚是多么的美啊!我胡扯得是不是很好?你不觉得有点吃惊吗?”(《考试》2012.04)上下文几乎完全解构了当年《记夏天的一个傍晚》作文文字的可信度,让其变成了“胡扯”。今天所认为真实的、生活的诗意,没有能够进入那时的话语系统。甚至认为将真实的私人生活写入需要接受社会评价系统评价的论文是“傻”的,出现了两种话语系统的对立与并行。但问题是作文里的文字在当时一定程度上又是“流行”的、日常的、可信的。相较梅子涵1979至1985年间的小说《失却的爱》《妈妈,不能怪你》《缺憾》《温和的绿灯》中,“伤痕”所带来的切肤之痛,《麻雀》《考试》则转过了一个角度,用远观的方式打量曾经身处其中的历史景观。这种“抽身而去”而又身处其中的“彻悟”,在最新的《台灯》(2014.08.24)中展现为更为彻底的对未来的温暖展望。

结 语

在中国儿童文学中,梅子涵一直是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存在。“梅子涵新小说”和“子涵夜话”之所以成为值得探讨而且需要继续关注的话题,是这些文章因作家年龄的增长,显现出了更加冷峻而深刻的心灵温度。而“子涵夜话”的读者对象,和《新民晚报》一样,是广泛的,远已超出了少年、儿童的范畴,成为具有更广受众的时代思想资源。

【参考文献】

- [1]王宜青.形式的探求和意味的传达:试论梅子涵儿童小说叙事[J].当代文坛,2000(1):56-58.
-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 [3]梅子涵.梅子涵和你聊[J].少年文艺,2010(4):80.
- [4]张鸿声.城市的公共性想象与日常性的消失:以“十七年”上海题材文学为例[J].学术月刊,2009(6):116-123.
- [5]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像[J].文学评论,2005(4):161-168.
- [6]吴其南.童话的诗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19.
- [7]朱健刚.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与社区运动的民族志[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8]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的微观世界 1900—195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